

周壽海

《出身論》有关材料

OS  
NEW BOOKS  
COLLECTION

1 775 007

一九六七年五月



## 毛主席語录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們的言論和行动的是非呢？我們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則，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  
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結全  
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  
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  
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  
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  
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  
脫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和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結，而不是有損于这些团結。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  
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目

录

一、論出身..... ( 1 )  
第五研究小组

二、出身論..... (13)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组

三、《出身論》附后..... (24)

四、評《出身論》..... (25)  
清华附中紅卫兵

五、“联动”的騷乱說明了什么？  
——兼駁清华附中紅卫兵《評〈出身論〉》..... (30)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组

六、看！大毒草《出身論》的反动实质  
——剖析《受害問題》..... (38)  
《旭日战报》編輯部

---

联系地点：北京四十一中《风雷激》編輯部

## 前 言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这异乎寻常的革命烈火吓坏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刘、邓之流。随之，他们利用手中的权，派下了消防队——工作组。正如毛主席所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极力兜售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货。利用反动“血统论”拉拢革干子女，排挤工农子女，打击所谓“黑几类”子女。搞什么“人人过关”、“全面开花”，揭什么“黑帮”、“黑线”、“黑点”、“黑影”。结果揭出来的全是些历史、出身问题，借此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险些置毛主席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于死地而后快。

七月底，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这正中刘、邓下怀，他们利用了这些青年人的幼稚可笑，及他们的盲目自豪感，高喊着：“老子就是自来红。”挥舞皮带，去“辩论”这个口号，大打出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又一次企图使毛主席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

这两次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使他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遇事不敢说话，尽量避开“血统高贵”的人，他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文化革命的“冬季”到来了。

冬季即将过去，早春气候已经来临之时，《出身论》出笼反驳“血统论”了。但是《出身论》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它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反对“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新颖，是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那里抄来的！

它使用烦琐哲学，企图考证“无出身论”的正确性。

《出身论》的出笼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假批判“血统论”之名，行宣扬“无出身论”之实，它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也有一定市场。它其实可与那个反动口号相提并论。它与“联动”的反扑是互相默契配合的，它为“血统论”者提供了反扑的武器。

因此，我们必须在批判《出身论》的同时谨防一小撮“谭氏”人物、“联动”的顽固分子从中捞取稻草，要时刻记住反动“血统论”还仅是一只落水狗，它还没有死，一旦它爬上岸来还要咬人的！

正是这样，受“血统论”影响很深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来《评〈出身论〉》了，但他们使用了另一个极端，用“血统论”来驳“无出身论”。很显然，这篇文章是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翻案！

顺便说一下，《评〈出身论〉》还颇有些阿Q精神。

但是他们也太不识“时务”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最明白的，它们一定能够分清是非，反对一切错误，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出身论》和《评〈出身论〉》进行批判！

今天，我们把有关《出身论》及《评〈出身论〉》的文章汇编出版了，望大家用毛泽东思想分析、批判。

还希望大家把有关的意见寄给本编辑部，也可寄一些批判文章及反映中学运动情况的文章，我们择优出版。注意稿件要用稿纸，用正楷字书写。所有稿件无论刊登与否，均不退回。如果你的稿件被选用了，我们将寄当期本刊一本给你，因此，希望你使用正确的地址和真实姓名。

## 編 者 按

毛主席說：“历史告訴我們，正确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綫，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們，正确路綫的建立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們向大家推荐一篇好文章——《論出身》，我們认为它基本符合毛泽东思想。

它既回击了“无出身論”者——《出身論》作者代表着——从右面射来的毒箭；又回击了反动“血統論”者——“联动”頑固分子代表着——从“左”面射来的毒箭。它批評了在批判《出身論》中的一些錯誤的思潮；警告了一些想在批判《出身論》中捞取稻草的“譚氏人物”。

希望大家仔細閱讀一下。

本刊在轉載时略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 論 出 身

——批判出身問題探討中若干錯誤思想

第五研究小組

不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設中，都必須解决依靠誰、爭取誰、反对誰的問題。无产階級和它的先鋒队必須对社会主义社会作階級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同盟者，團結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須依靠貧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階級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擴大社会主义陣地。

——《关于赫魯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訓》

近日出生問題呼聲大倡。《出身論》有如一陣怪風，卷入了人們的生活，使得“對聯”時期風行一時的出身問題，在冷落了幾個月之後，又摩登起來了。

我們對出身問題本無興趣，更無研究，實為門外漢。但眼下的辯論中，各種錯誤思潮泛濫起來，愈攪愈混，使得出身問題不但沒有澄清的可能，甚至黨的政策都有被踐踏的危險！心中有話不得不說。願把千慮之一得作為引玉之磚。

## 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

我們這麼提，是為了嚴格區分“出身”和“成份”這兩個概念。如果沿用習慣的說法，應改成“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

馬上會有一群“出身（！）感情”極為強烈的人物然大怒了：

“這不是修正主義團中央的大毒草的

標題嗎？”

這不是彭真的黑綱領嗎？

這不是……

當然不是！

“重在表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是黨的生命。

本來，也應該象黨的一切政策那樣，受到千百萬革命群眾，尤其那些家庭出身好，階級感情深的工农革干子女发自内心的擁護。奇怪的是如此的英明政策，非但沒有受到熱情的宣傳，居然成為許多人的心病，諱莫如深，閉口不談或談虎色變。一談“重在表現”政策，很多人如遇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速；很多人如有深仇大恨，罵之唯恐不痛。尤其令人百思不得一解的是許多出身光榮，以“階級感情深”自詡的青少年，面對此景此情，竟毫不痛心，奮起捍衛黨的生命，却猶嫌不足，甚至

为虎作倀，变本加厉，唯恐党的政策得以实现，这岂非咄咄怪事？

不怪！不怪！一点也不怪！

“重在表现”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党的生命！

老贼彭真，本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能，最仇恨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政策，极力歪曲、丑化这一英明的政策。彭真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此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既包庇了牛鬼蛇神，又挑起了群众对“重在表现”的误解与不满，损害了毛主席的政策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更甚者拉一批打一批在群众中埋下了分裂的种子。一举而数得，又何其毒也！

黑手难遮日月明。文化大革命霹靂一声，大野心家彭真倒了台。从此后，谁还能阻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大地，谁还能阻挡党的光辉温暖每个革命青少年的心？！被彭贼歪曲、丑化的党的政策，该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彭真的一番心血看来真要付诸东流了！

但是就在问题刚刚有解决的希望的时候，一小撮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竟敢趁广大人民批判彭贼的机会，摆出一副“左”的可恨的面孔，公然全盘否定了“重在表现”政策。要知道，就连彭真这样的反党大野心家都不敢公开否定党的“重在表现”政策，只能偷偷地歪曲它、模糊它的概念。这一小撮人却如此丧心病狂，歇斯底里地咒骂党的政策，全无顾忌，简直放肆到了极点！

他们故意散布迷雾，制造混乱。

他们不是将矛头对准彭真，对准修正主义集团，却指向党的“重在表现”政策，指向另一部分革命群众，利用彭贼埋下的分裂的种子蛊惑一部分幼稚无知、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思想方法片面、形而上学的

青少年，挑起群众的对立。这种作法又投合了少数学生（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干部子女）的落后心理。他们在后面摇旗呐喊，拼命鼓吹，不管自觉与否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时间，搅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不可一世的气焰，很是震慑了一批人；他们似是而非的理论，真挚饱满的出身感情，很是迷惑了一些人。“使本来将信将疑的人们也信以为真不敢不信并随声附和起来。”于是，就造成了上面的怪现象。

其实，“重在表现”的政策的道理十分浅显，对每个稍稍有点政治常识（甚至根本没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几经沧桑，太多的攻击、诬蔑、丑化、曲解与诋毁，竟使得她面目全非，蒙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为使党的政策还其真实面目，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略费笔墨了。

重在表现。

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明：

“重在表现，不是重在表面！”

“重在表现，是重在政治表现！”

“重在表现的含义吗，就是不要把他们出身坏的人看死了，要看他们的表现，他们还是可以改造好的嘛！”……

诸如此类，滔滔不绝。

奇怪！重在表现难道还需要这么解释吗？就如同为了说明中国是中国而非要证明中国不是美国不可吗？

重在表现就是重在表现！

仅在谈到重在表现和其它事物的关系时，才需要上面的解释。

不管什么人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你的表现，我们判断你的根据，也只凭你的表现。

我们一强调重在表现，马上就会有人反驳道：“对出身不好的重在表现还可以，难道对成份不好的，对地主也能重在

表现嗎？”

哈哈，一点不错！对成份不好的，对地主必须也只能重在表现；甭说一个地主，就是整个地主阶级也得“重在表现”！正是这么一批人，他们的“表现”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仇视人民的革命事业，是广大人民的死对头。解放后，在他们的“天堂”被夺去之后，尤其是怀恨在心，妄想变天——这，就叫做地主。这就是对这帮人“表现”的高度概括。因此能说这是不重在表现嗎？正是因为这一阶级里的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表现，所以我们才能认识到不管是赵地主还是钱地主，不管是活阎王还是笑面虎，也不管是黄世仁还是白是人，都是一路货——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正是这样看了，我们才能一听到他是地主，就对他产生刻骨的仇恨。这才叫阶级分析。

我们党的阶级路线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嗎？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嗎？不是。我们的阶级政策，只能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来。在阶级斗争中，各个阶级的人都一定有他们不同于另外阶级的表现。我们正是根据人们的不同的政治表现，才划分出阶级。也正是根据不同阶级的不同政治表现，才决定我们的阶级政策。这难道不是重在表现嗎？

虽然在一阶级中，也有个别人背叛了这阶级；但作为整个阶级来说，它的表现变不了，否则阶级就不成其为阶级了。

“重在表现”在阶级成份问题上，据一般的理解，含义就十分狭隘了，仅针对那些背叛了本阶级（应有此阶级阶层特有的政治表现而没有）的少数人的反常现象上了。

但是谈到出身就不一样了。出身和成份是两码事。成份和表现是一致的，有必然联系。在旧社会，子承父业，出身差不

多就是后来的成份，家庭（父母）的阶级地位基本上也就是本人（一生）的阶级地位。人们也就爱把成份和出身混为一谈，而对出身上的“重在表现”的理解也就和对成份上的相同是针对个别分子而言的了。

话说今天，出身和成份就关系不大了。今天的年青人，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要逐渐消灭私有制的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出身剥削阶级的青年本身没有剥削的罪恶，是处在一个新的阶级地位之中。他们受了党十几年的教育，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和锻炼，绝大多数已经和他们的老子有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在最脱离实践、脱离工农群众的大学中“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因此，出身就只成为影响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决定的因素。广大青年，经过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从六〇年林彪同志强调大学毛著、突出政治大搞思想革命化之后，在自觉学习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方面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又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难道我们还能根据老子来看儿子嗎？还能不重在他们的表现嗎？难道还能让那种由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旧思想、旧看法、旧习惯势力再继续下去嗎？！

不能！绝对不能！

“对联”的破产使得那种明目张胆地反对“重在表现”的论调少得多了。但是，这种人往往改变方式，来达到同一个目的。

一些好心肠的先生们宽宏大量地唱：“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讲重在表现，是为了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前途，不能灰心失望……”够了！收起您那套虚伪的善心吧！出身不好的青

年根本用不着你这种恩赐。无论对谁，都要看他的表现，而不管他出身的好坏。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难道不是表现而是其他什么吗？毛主席提出的衡量革命者的标准：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这难道不是看表现吗？不论什么人，只要你真正达到了这些标准，你就是革命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如果你正在向这方面努力，你就是要革命的，就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博得了苏修美帝的捧场，那你就是反革命的；就是革命的敌人。既然我们不敢相信出身好的都是革命的，又不能保证出身一般的都是不革命的，也不能断定出身坏的都是反革命的，那么我们看一个人，为什么不看他活生生的表现呢？为什么不愿用毛主席提出的那些标准和条件去衡量他呢？

我们绝不否认，出身和表现是有关系的。好的出身、好的影响应当是进步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因素究竟起没起作用、起了什么作用，还要看你的表现来定。如果出身虽很好，但表现却稀松平常、甚至很落后，那只能说明你自己太不争气，辜负了毛主席的殷切希望，辜负了老一辈的谆谆教导。革命的重担不能由革命者的后代担起，这是何等的耻辱啊！不去争这口气，反而用“出身”这个命里注定的东西去压别人，站在别人头上洋洋自得、作威作福，这还有什么革命后代的样子！

象“联动”之流，他们一向标榜自己：出身是最好的，组织是最纯的，立场是最稳的，感情是最浓的。但是，从他们的一系列表现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金如土。从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的是修正主义国家“摩登青年”和资本主义国家“垮掉的一代”的影子。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乱冲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抄砸革命组织歇斯底里、穷凶极恶，和印尼右派学生法西斯组织“卡比”、“卡米”又有什么区别？这种人，从政治上、生活上已经堕落到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已成为“地富反坏右”中之“反”字辈，少说，也沾上个“坏”字。本身就已经跑到敌人营垒之中，却总也不愿放下自己的出身。殊不知：他们现在再打出“出身”的金字招牌，除了给英雄的父兄脸上抹黑之外，就只剩下一个给人取笑的把柄了！

我们记得辩论“对联”时，某出身革干（后证明其父是黑帮分子）的人（后其本人成为“联动”分子）说：“我父母是工农中的优秀代表。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受他们教育，最热爱他们，因此已经和他们结合了。因此老子是最革命的！”他似乎是企图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且不说他的老子究竟是工农群众的优秀代表还是黑帮的忠实爪牙；且不说他从他父母那里接过来的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还是修正主义的吃喝玩乐，就算他已经和他们真的“结合”了，那也是因为你有了“结合工农（父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热爱毛主席……”这一系列表现才说明你是“好汉”的，那一套恬不知耻的吹嘘根本不能证明他那个对联。对于这种根据本来就错误而推理又十分蹩脚的证明（当时竟引起一大批人顿足捶胸鼓掌怪叫）我们只能打上二分。

有一批人，总觉得如果贯彻了“重在表现”政策就会对自己不利似的，因此千方百计地反对它。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作《评〈出身论〉》里，又拿出一个两本日记的故事。大意就是：有个出身不好的

人，写两种日记。一本是保密的，全是低级下流的东西。作者先生似乎愤怒了：“丑死了！丑死了！”“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也！”而且为反对“重在表现”找出了根据：“难道我们能相信这种人的‘表现’吗？”

先生们，你们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们总想否定“重在表现”，但在“论证”中却总也逃不出它的铁的规律。请问：你们是怎样证明那个混蛋是两面派、伪君子的？难道不是根据他的平时表现而对他有所怀疑吗？难道不是发现了他记两种日记吗？难道不是看出了他“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吗？难道不是他有了这一系列表现才得出结论的吗？他的出身可能是一个线索，但除了“联动”诸公之外，恐怕没有人去怀疑一切出身非红五类的都是两面派。再者，如果你们的“阶级弟兄”也被发现记了两种日记，又怎样呢？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他们就是一面派、真君子了呢？

清华附中红卫兵老爷们好象得了“健忘症”。他们忘记了他们指天划地、张牙舞爪地痛骂两面派的时候，自己正处在一个怎样尴尬的地位。原来，他们自己正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在反动路线猖狂之时，他们把《十点估计》印好以后不散发，先在操场上用垒球棒把几十名同学痛打一頓。血肉横飞，哭声不绝，既博得社会上的好评，又镇压了校内的革命。在最近，在他们大讲什么“出身”、“感情”、大反“重在表现”之时，偏偏又从他们老巢里抄出了七首、黄色小说和炮打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反动宣传品等。他们是在政治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欺瞒党、欺瞒人民的大两面派（又称政政抓手），却毫不脸红地大罵其人。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新中国的青年中竟有这种恬不知耻的败类！幸好广大革命人民头脑还算清醒，

还懂得毛主席的“重在表现”的政策，还没有被你们高贵的血统所吓倒，还能从你们的表现中看出你们的本质，因而和你们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除了“联动”之外，还有一些人，可能是中彭真的毒太深，总爱把表面和表现等同起来，把政治和业务等同起来。他们动不动就喊：“那些人之所以要看表现，就因为他们积极、进步、学习好！”怪哉！我们从来就认为应当重在表现，而表现包括世界观的改造、政治态度、立场、阶级感情等各方面，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奇谈怪论？！

在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表现。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节”。我们必须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必须突出政治，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就必须重在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看他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站在哪个阶级营垒的一边。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常说：“出身不好的人，阶级感情差，私心杂念多，很虚伪，因此，学习虽好，但政治表现不好。”那我们要问：你们虽然顿足捶胸地大叫什么“阶级感情”，但是在政治上、在立场上、在路线上却站在反动路线一边，站在刘邓一边，反对毛主席，这难道是政治表现好吗？

光学习好当然不是表现好。业务只是表现中的一部分。我们看一个人，要全面看他的表现，特别是政治表现。但是，我们一向认为，业务好不算政治好，但如果你真的政治好，就应当有把业务搞好的要求和行动。那些功课极差、作风极散漫的人，是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自我陶醉的。掉了鼻子，却偏说是祖传老病，到处炫耀，真令人笑掉大牙！很多人常说彭真是“重在表面”

的,其实,彭真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同所有阶级一样,又何尝不是“重在表现”呢?正因为“重在表现”有着强烈的阶级内容,不同的阶级“重”的是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彭真要的是业务好而无产阶级政治不好的那种表现。有这种表现的人,不管什么出身,他全拉过来,作为他的工具。看来,在这一点上,那些唯成份论的狂热鼓吹者,那些对联的忠实膜拜者,连彭真都不如。他们才是真正的“重在表面”。只要一听说革干出身,也不去核实真假,也不去调查其父是革干还是修干,马上就尽其奉承之能事,吹牛拍马唯恐不周;而一听说反动出身,根本不看看有什么表现,马上就吹胡子瞪眼:“呸!狗崽子!”象这种“快速阶级分析法”,反而比根据表现得出的结论更加可靠,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清华附中红卫兵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句话:“反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到他们(出身不好的人)肩上。”为什么呢?理由不外是:出身不好的虽然表面上“积极、非常礼貌”,但本质不好,不热爱毛主席,一到关键时刻就完了。而出身好的虽然“表现糟糕、调皮捣蛋、粗暴骄傲、中间偏右”,但最有阶级感情,在“几十年后的明天”的关键时刻准能“挺身而出”。

算了!如果牛吹得太没边了也就吸引不了听众了。不用谈你们所谓的那种神乎其神的“阶级感情”,也不用讲什么遥远无期的“关键时刻”。我们郑重地提醒你们:现在就是关键时刻!苏修、美帝已经勾结起来,磨刀霍霍,企图一口吞掉我们。国内的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就在这种关键时刻,你们不但没有“挺身而出”,承认错误、团结对敌,反而组织起“联动”之类的反革命组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毛主席!这是哪个阶级的

感情?这样的人还能担什么革命重担!?

这里又不能不谈到“保险”问题了。究竟是看出身保险,还是看表现保险,还是又看出身又看表现保险?这也不易一下说清。还是先看看毛主席的话吧。按理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需要最保险的了,但毛主席是如何挑选的呢?他提的五个标准,是从政治、思想、工作方法等方面提的,是看表现的,并没有提到出身。他难道觉得有什么不保险了吗?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出现少数修正主义分子,这是必然的,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是什么出身的缘故。试问:赫鲁晓夫是工人出身,本人又当过矿工,血统不可谓不纯。然而他却修了,这又如何解释呢?

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不出理来,便只会狡赖:“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但这点我们是看透了。”你们看透了什么?我看你们连自己全没看透!不应当相信表现好的,难道去相信表现坏的吗?人家这里并没有提出身,你表现好也相信你,但你们却以高度的敏感觉出这是要相信那些“狗崽子”,请问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是偶然的吗?谁全知道,清华附中红卫兵是“联动”的骨干,他们干的坏事是众所周知了。革命人民现在还要对你们有所提防,还能保证几十年以后不出问题吗?凡是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人,我们不是相信他的问题,而是帮助他、教育他、和他斗争的问题。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我们唯一相信的,就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比强大,他们大多数人是能够认识错误、重新归队的!

在“对联”盛行之时,有过这么一种习惯,上台辩论先报出身。理由是根据你的出身来判断你的讲话。美其名曰:阶级分析。这些人不是故意制造混乱就是幼稚

无知到了极点。只能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一个人的言论，（这是阶级分析！）怎能拿出身当标准呢？事实说明，这种分析实在太容易了：出身好的讲对了是阶级感情浓，讲错了是好心办错事，没关系；出身不好的讲对了是投机，讲错了是阶级感情大暴露，该死！——这难道也叫分析吗？先看出身，后看表现就是这么荒唐！

同样，那种“又看出身，又看表现”的貌似公允的正人君子式的论调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明。

“什么？不看出身？简直是……”又有人光火了。他们马上搬出了一大堆理由（理论）来说明出身有多么重要。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解释一下。从我们上面论述的那一大套东西看，很有可能被人误会成我们与《出身论》同出一轍，是在替“无出身论”辩护，是在吹捧“大毒草”。不过，吹捧“大毒草”的帽子戴不到我们头上。我们从来认为，出身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出身必须要看杨国庆杀人事件，“联动”的骚乱正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我们与《出身论》的主要分歧也正在这点。（下文还要详细论述）但是，我们所说的要看出身的“看”与那种“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中的“看”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看出身，绝不是为看出身而看出身，看出身是为看表现服务的。出身，是总结你以前的表现，衡量你现在的表现，预测你将来的表现的一个参考，是我们估计阶级队伍的一个参考。（虽则是很重要的参考）但是，出身绝不能成为看一个人时的标准——特别是与表现并列的标准。难道两个真正表现相同的人，出身好的比出身坏的要好一些吗？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真正的达到了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从他的表现看出），然而他出身不好，你能说他

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吗？你能不让他接班吗？你敢违背最高指示吗？有人会说：

“出身不好的很多没有划清界限，哪能成为革命接班人？”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两个同学，都有一定程度的成名成家思想（他们的表现说明程度相同），但是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是他的家庭带给他的，而另一个工人出身的是社会上的坏影响带给他的，难道我们能对他们有不同态度（不是指具体方法）吗？难道我们能喜欢一个而讨厌另一个吗？固然，分析一个人时，应当看他们的优缺点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由家庭中带来的。但是，不管优点是从哪里来的，也应当肯定，不管缺点是从哪里来的，也应当否定。这一切肯定与否定加在一起，才是对一个人总的看法、总的估计。这和出身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对所谓“重在表现”，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都喊：“我们也是重在表现呀！”但从他们的行动中，却总也得出不出这个印象。这使我们很不理解。但有幸拜读了“北京市家庭出身第二研究小组”的新作《驳〈出身论〉》之后，总算理出了一点眉目。原来他们的所谓“重在表现”竟是这种意思：“对于彻底背叛了家庭、无产阶级感情很深的剥削阶级出身青年来说，要重在表现，对他们出身算不了什么；但对那些表面很好，实际上死死抱住反动立场不放的人，就要揪住他们的出身不放。”（大意）请问：你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第一种人是革命者的？根据出身吗？显然得不出这个结果，因为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那就只有根据表现了。既然已经根据他的表现作出结论了，才匆匆忙忙地、大发慈悲地宣布对他“重在表现”，难道不有些太晚了吗？至于第二种人，是卑鄙的两面派，前面已经谈过了，无须废墨。但我们想说：对这种人，“揪住他的出身

不放”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分析他的家庭的反动影响的罪恶，使广大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引以为戒。如果光看“出身”而不看得更深更远，那就会好心办了坏事。文章光提了好、坏这两种极端，但对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应当如何对待呢？既然对好的要“重在表现”，对坏的要“揪住出身不放”，那对不好不坏的想必是“又看出身、又看表现”了。对于他们，如何理解“重在表现”的“重”字，希作者能明确表态，略加指教。

在这篇《驳〈出身论〉》里，有一句话讲的极好：“如果他真要革命，难道还怕别人强调成份吗？”稍稍修改，我们把它赠与另一些人：“如果他真要革命，难道还怕别人强调重在表现吗？”

有人以为没有“重在表现”，彭真就会重用工农革干子女而不敢迫害他们了。此大谬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搞资本主义复辟，是阶级本性决定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有“重在表现”，要迫害工农子女、搞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重在表现”，他还是修正主义分子，还要迫害工农子女。就算他不迫害你而利用你吧，那也不过是达到复辟的一种策略。难道受他重用倒是件好事吗？有些工农革干子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了革委会、红卫兵头头，被推行反动路线的人所利用，这倒是没受迫害，可你能说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吗？这些同志不是懊悔受了骗、中了毒、被人当枪使了吗？又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政治表现好，彭真这样的反党分子能不迫害你吗？甭说你是红五类子弟，就是你是工人、贫下中农、是坚定的左派、优秀的干部，不也得受迫害吗？江青同志以及关锋、戚本禹同志长期受修正主义閻王们的围攻，不最能说明问题吗？要知道，阶级斗争是客观规律，决不取决于重在表现的有

无。党的政策决不是迫害工农革干子女、迫害左派的工具，归根结底看政权掌握在谁手里，政策由谁在执行。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一些人总以为讲“重在表现”政策，就会压制了红五类子女。这真是对广大工农革干子女的极大污蔑，难道他们的表现不好吗？难道他们非要靠出身吃饭吗？大批工农革干子女，对毛主席有极深的阶级感情，对自我改造有强烈要求。他们在与黑帮的斗争中，在社会上大破四旧的运动中，在批判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在伟大的一月风暴中，始终表现很好。既使有了错误，也总是认真地检查后，继续投入火热的斗争。他们这些卓越的政治表现，说明他们不愧是真正的革命后代，是称职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一小撮混蛋企图挑起广大红五类子女去反对“重在表现”这一极其重要的党的政策，必然遭会到历史的无情嘲弄！

反动血统论已随着“联动”的惨败而彻底破产了。然而它又要借广大革命者批判《出身论》的机会东山再起、借尸还魂了。在这风和日丽、大地回春的“惊蛰”时分，我们真应当警惕那些已被冻僵的毒蛇苏醒过来再化成美女，正向我们一步步逼近呵！

## 无出身論必須批判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什么叫“家庭出身”。

现在流行的家庭出身，是指父亲的阶级地位。

其实，家庭出身应该指“家庭成份”，即你所生活的家庭在社会上的阶级地位。

但是，事实上，往往父亲的阶级地位

就决定了一个家庭的阶级地位。这是因为一般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又因为旧社会“父权”“夫权”的残余影响，父亲在家里一般是“权威”最大；又因为“贾府的焦大也不会去爱林妹妹”，捡垃圾的穷苦人结识了千金小姐之事，也只是在旧社会的传奇小说中才有，所以，“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也只能是例外。所以，用父亲的阶级地位来代表家庭的阶级地位，一般就不会大谬了。

我们也引用一段人们谈论出身时常常引用的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一个人从小到大，走向社会，必然要经过“家庭生活”这一段重要的历程。

这个家庭的阶级地位（政治、经济地位），就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想必然打上了本阶级的烙印。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人，也必然用本阶级的思想意识来教育和影响（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的后代。

这就叫做“家庭影响”。

家庭影响同一切意识形态一样，有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

革命的家庭，其影响基本上是好的，是无产阶级的。

反革命的家庭，其影响基本上是坏的，是资产阶级的。

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基本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的。

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客观事实。

这是任何“特例”、任何诡辩都抹杀不了的。

《出身论》的作者，从根本上混淆了家庭影响的阶级性，从根本上抹杀了家庭

影响对一个人的思想和政治表现所起的作用。他用“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的特例，他用“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的诡辩术，拼命地宣扬家庭影响、政治表现“和出身毫无牵涉”的海外奇谈，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

我们认为：出身不好的家庭影响基本上就是不好（当然不能排斥“特例”），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之所以政治表现不好，就因为他的“不好”的家庭影响在不同程度上起了作用。

让我们选举一个例子吧！

三反分子贺龙的儿子贺××，在上中学时，表现就很糟。他象一位大少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他没有考上大学时，就通过其老子的“努力”，留在清华附中旁听一年，最后被“破格”收入清华大学。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充当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疯狂推行者。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政治表现相当恶劣了。

那么，贺××的“不好的”政治表现跟他的家庭影响究竟有无关系呢？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想略谈一下贺龙家的生活。

贺龙在西南局时，住的是蒋介石的房子。可连这样的房子，他还嫌不好。又花了国家150多万元另修了一所，比蒋介石的还要好。他们吃得极讲究，自家的暖房种了二三十种菜还不满足。有一次，曾将专门喂养的20多只狗杀了，配上名料，搞了一次“狗肉宴会”。1965年，贺龙过了三次生日：第一次因儿女要回北京开学，提前欢宴一番；过不几日，贺××又利用星期六的机会专程飞到广州，庆贺一次；到了正日子又庆贺了一天。贺××从小就被培养成玩鸽训狗的大少爷，坐飞机他也要进到驾驶仓中胡扳乱弄。他常和李井泉的儿子开了汽车，到郊外打猎取乐。他心

血来潮要打乒乓球，就在家修了精致的乒乓球室，把庄则栋得冠军的球台搬来，还找了“世界名手”培練……

够了！够了！

难道这样的家庭影响还不恶劣嗎？賀××的政治表现又怎能说与家庭影响“关系甚小”嗎。而他的家庭影响、政治表现又怎能说与三反分子賀龙“毫无牵扯”呢？

天下又何止一个賀××是如此呢？从你所知道的无数事实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阶级出身是给人的思想打了烙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頑强地表现他们自己。”

列宁教导我们：“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反动的父母，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出来，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通过种种渠道，影响和腐蚀周围的人，改造着周围的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总是首当其冲的。毋庸諱言，他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必然要打上旧思想的烙印。

《出身论》的作者也许会反駁：就算出身不好家庭影响就不好吧！但是，“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請問，反动的家庭影响能够“服从”社会上的革命的影响嗎？革命的影响和反动的影响不正都在企图通过斗争去征服对

方嗎？它们能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嗎？不能！绝对不能！

社会影响，绝不是—个抽象的概念，它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

分析一下青年所接触的社会，看看可以受到哪些影响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家庭影响。

学校影响。包括与老师、同学的接触，在校参加的各种活动。

其它影响。包括文化、教育、文艺、宣传等。

必须指出，后两种影响的主流是好的，是无产阶级的。但是，决不能忽视社会影响是复合的、复杂的。革命的影响与反动的影响是在激烈地斗争着的。

但就家庭影响而论，一般地总是泾渭分明：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没有什么周旋的余地。

家庭影响，最具有原始性。当婴儿躁动于母腹之中时，他的亲人早就“计划”着，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那个阶级的人）。童孩的头脑，犹如一张白紙，家庭的烙印总是最先打上，这是何等的深刻呀！

家庭影响，衣食住行，通过最广泛的渠道，言教身传，用最細致的方法，頑强、持久、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人。往往几十年后，青年成了老者，还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父母的影子。

家庭影响，还直接间接地干涉青年与另外两种影响的接触。家庭的阶级地位，强迫青年从学校和輿论中接受本阶级所散发的影响。到一个工人的家庭中去看看，窗台上放着“四史”书，而翻开老资本家的床鋪，不难找到七侠五义和张资平小说。

綜上所述，可以说明家庭影响并不是

很小的。家庭影响更不是简单的“服从”社会影响。相反，家庭影响是整个社会影响中的一个强大因素。

家庭，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我们这一代，是既往开来的一代。无产阶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资产阶级的“希望”也寄托在我们身上。当那些新的老的资产阶级分子面临死亡时，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呀！

在这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反动的家庭（包括新的和旧的）处于最前列，往往是搏斗最激烈的战场。

在这种战场上宣扬“无出身论”，否认家庭影响，从而麻醉在战场上与反动思想进行殊死搏杀的青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罪行呢！

某些人读到这里，也许会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好！妙！出身不好，家庭影响就是不好！家庭影响大得很！很大很大！嗯，嗯，那么，那么出身不好的不是狗崽子是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基本如此，哈哈！”

说句老实话，对于那些高贵的“血统论”者们，人们往往投之于厌恶的目光。但是，对于借批判《出身论》来复的“血统论”的斗士，落在他们身上怜悯的目光较之厌恶的目光要多得多——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我们实在不想跟这些人废话，还是让我们学习一段最高指示吧！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我们认为，对于不同出身的青年来说，阶级出身是给他们打上不同的烙印的，但这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作用

的是他们的努力（人是能够选择方向的），是他们努力掌握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光辉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就是一切青年革命化的根本保证。

出身不好受到坏的家庭影响的青年，只要认清了这一点，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自己头脑中的一切阵地，彻底清除头脑中的坏影响，与反动家庭从思想上彻底决裂，那么他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坚定的左派，他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就不会等待别人的“恩赐”，不会因自卑而甘居外围，他一定会朝气蓬勃地向着共产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出身论！出身论！打倒出身论！”刚才还是得意忘形的家伙们，此刻又要暴跳如雷。

《出身论》上不是明明写着吗？

“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中学文革报》上不是明明印着吗？

“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作人家的外围。”

但是，我们讲的与《出身论》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两码事。这是明眼人一目了然的。

“不！你们和出身论就是一丘之貉！”那些坚持“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者仍然会这样说。

列宁在同那些东拉西扯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同显然不善于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问题的人严肃地谈话呢？同志们，难，很难！然而某些人不善于严肃地谈论的问题本身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也不妨分析一下

对这些问题的显然不严肃的回答。”

现在，我们也不妨剖析一下《出身论》作者对于“阶级出身”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作的严肃的论证；同时，也就回答了严肃地宣扬不严肃的“血统论”的可怜虫们的奇谈怪论。

《出身论》的作者是怎样进行论证的呢？

作者的逻辑推理，不客气地说，是一种诡辩术。为了使别人找不出铁证，作者就大搞烦琐哲学，翻来复去，面面俱到。他总是从大量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挑出特例，又用“未必”“未必”进行演绎，然后作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出身论》大谈特谈：“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服务或已经服务了”，“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准备作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等等。

试问：青年属于社会了，又说明了什么？难道社会上就不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了吗？

试问：青年人难道真的都只能准备为无产阶级服务或已经服务了吗？“联动”中全是青年，他们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

试问：青年人的阶级地位都是劳动者？那么社会上游手好闲吃“老子饭”的人又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呢？

就是根据这些奇怪的东西，作者企图说明：家庭影响很小很小，社会影响很大很大，以致家庭影响对青年不起作用，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所以，出身不好的青年照样可以成为左派，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对于要求进步的青年的努力和家庭的坏影响之间的矛盾，是正视，还是抹杀！

是引导那些青年积极地克服坏影响，还是劝他们消极地回避矛盾，这就是区别《出身论》与《论出身》的重要标志。

我们认为，《出身论》是文不对题，题不对文。它应该叫《无出身》。

《出身论》的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我们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其家庭影响就是不好。（当然不能绝对化）这种影响也决不是小小不言。如果他们要进步，就必然与坏的家庭影响发生矛盾，就必然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与家庭发生矛盾。要革命的青年决不能回避这个矛盾（事实上也回避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正视这个矛盾，而且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解决这个矛盾，在思想感情上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到了那一日，你将冲开束缚在你身上的罗网，你将御掉身上沉重的包袱，在革命的大道上迅跑。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亲爱的同志们，你相信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吗？你相信鲜红的旗帜一定会插遍全球吗？你相信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相信你自己能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吗？你相信反动的唯出身论和无出身论终将破产吗？那么你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勇敢奋斗吧！你就丢掉幻想，展开斗争吧！你就冲破一切罗网，击退一切嘲笑勇往直前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接班人！

\* \* \*

## 毛主席語录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們自由泛滥。

## 出身論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中学文革报》編者按：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欲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綫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許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場的反动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綫，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sup>①</sup>

反动的唯出身论者，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棄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許許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錯誤。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綫前面畏縮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綫？不打

倒它，那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新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②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③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

（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三等。④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贾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贾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

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数，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决定外因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 二、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 ①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拿最高指示只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讲：<sup>⑤</sup>“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①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认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的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适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分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分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好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是什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言，亦

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或已经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个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

“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初期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

“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唯

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就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 ②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

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嗎？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既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何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的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嗎？

毛主席又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

方面，他就是革命派……”这里提到出身了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全没有！出身好坏和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②。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马，就连普通的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最重要的标准。⑥ 对于这个说法，广大的出身好表现也好的青年，是不应该反对的。你们真的以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在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

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帐。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等等只能算是参考。

③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了……”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

“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动摇和变质，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

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了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了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错，也不是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象！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

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sup>③</sup>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那也就不堪相信了。<sup>④</sup>

###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象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

剝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課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四、“……”假使这就算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顛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短命了。<sup>8</sup>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之时，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剝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許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課，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污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此。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鬧他不鬧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鬧没事，我一鬧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連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話，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

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許是为舆论左右，也許是发自肺腑，沒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純然是例外。否則，早扣你个“沒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連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許带徒工，不許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沒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謂招降納叛（即曾經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誰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嗎？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沒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大队长两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两个誰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鍋呢。<sup>9</sup>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

就上初中。④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⑤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性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啊！”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全的，<sup>①0</sup>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棄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駁斥这种毫无见地的议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性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

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的阶级斗争，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地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软弱

## 毛主席語录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細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

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⑥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綫。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五类分子厚祿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銳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綫。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

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略人权的行爲，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息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

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11）

1966年7月初稿、9月定稿、11月修改

① 《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貌似公允”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② 《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

③ “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④ 农村中有些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⑤ 我们建议有志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做一下社会调查。可以在本单位调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是多少？党团员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因为出身不好而限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此外，还可以翻阅下一九六四年以来《中国青年》等刊物。同志们可以看一看，在这样的被修正主义集团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阶级路线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和我们今天某些人的观点是何等相似。

⑥ 在我们历数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罪状的时候，竟然有人指责我们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压迫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大功一件。要说谁迫害了“狗崽子”，按照他们的混蛋逻辑，那不是给谁涂脂抹粉又是什么？

## 《出身論》附后

《出身論》发表后，蒙蔽了一部分人，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欢迎”，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捧場。《中学文革报》立刻准备大量出版大毒草《出身論》，并在《中学文革报》第四期发表了《本报发行专刊启事》，动用卑劣手段偷换掉创刊号发表的《出身論》中一些在辯论中对自己《中学文革报》不利的詞句，加上了或改成了一些对自己《中学文革报》有利的詞句，并且，編者按也做了严重的修改，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我们将更改处刊登如下：

1、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綫，最主要的工具，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論。

2、《出身論》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东西，都曾經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許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衡量它，并真摯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論》提出批评。

3、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4、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

5、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

6、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7、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8、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顛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終正寝了。

9、沒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貧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誰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鍋呢。

10、忘记了马克思的話嗎？“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11、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 毛主席语录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实践论》

## 评《出身论》

清华附中红卫兵

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一株散发着修正主义臭味，企图用它腐朽的形而上学的诡辩在我们的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以便取而代之的大毒草。

这篇精心的创造利用许多在前一阶段受资产阶级形“左”实右的反动血统论的迫害而现在要起来革命，起来肃清其影响的人的正当的情绪，来进行挑拨离间，企图把水弄浑，从中渔利。

让我们揭开这篇文章披着的用时髦的“革命”词句，动人的“事实”编汇的美丽外衣，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一具怎样的骷髅和灵魂吧！

## (一)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抱怨出身不好“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然后不惜笔墨地用几乎一版的“受害问题”来说明他们怎么在“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受到“令人发指”的歧视和迫害。学不能上，“工农革干子弟优先”了。好不容易上了，又“往往享受到不同等的政治待遇”，受人白眼。干什么事都得填那可恶的“出身”，结果什么都困难重重。城市如此，乡村更不好过。这便能忍受吧！运动以来红卫兵（实际上是指红卫兵）又对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在“与美国黑人，印度首陀罗，日本贱民等种性制度”相近的摧残下，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

他们说了这许多（有些确是有理）。但是且慢，看其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帮助红卫兵认识、改正以前的错误吗？是为了让大家去同情他吗？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它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受压抑最深（一定要注意‘最深’二字）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就一下子泄出了自己的天机，这些人要造反，要翻天！

再让我们研究一下这受压抑最深的人是誰吧。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工农子弟不是，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宠儿”，这些混蛋！一般出身的嗎？受压迫固然深，但还不配这个“最”字。很明白了，这些人就是指反动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那么这些人怀着这么大的仇恨要造誰的反，翻誰的天，不是很明白了嗎？！何其毒也！！

更卑鄙的是《出身论》者在工农革干子弟中进行了恶毒的、不可饶恕的挑拨离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革干子弟是一、二、三类，工农子弟只是四、五类，

后者也是受前者压迫的云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们还不知羞耻地说出自己当这个队伍中坚的理由，“受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受誰的压迫？反抗誰？）并且他要“捍卫党的阶级路线了”。他们应该团结一切受压抑的人。在这里，他们狡猾地说受了和他们相同压抑的还有“工农出身的青年”，并且还可以团结那些虽“没受压抑也没偏见的青年和其他革命青年”。剩下就是没受压抑的（或压迫别人）有偏见的人了。一语道破，就是指革命干部子女，这是多么狡猾多么恶毒的挑拨啊！

文章的用心很明白了。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这个黑中心服务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裹在这个灵魂外面的皮肉是什么。

##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一切反动势力总是希望人们忘记阶级的存在，忘记阶级斗争；总是企图混淆阶级界线，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

这篇文章毫不掩饰自己对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反感，竭力使人相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仿佛普天下的人不分什么阶级都列入“人”中，并且就象他们头上共有一个太阳那样共有一个真理了。这是多么荒谬！我想，作者一定很相信苏修的“和平竞赛”可以使帝国主义者放棄剥削了吧！这种典型的修正主义观点早被駁得体无完肤了。在这里，我们只想告诉你们一个简单事实，即：帝国主义的“真理”是掠夺、金钱；修正主义的“真理”是投降、土豆烧牛肉；而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对这些人“造反有

理”！

《出身论》的作者又想出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于社会影响。”而不分你我，社会影响又都是一样的。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都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每个阶级都是由人和家庭组成的。每个人绝不可能象鱼一样超过阶级界限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个人所受的家庭影响从属于他家庭所处那个阶级的影响。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俗话说：富有富客，穷有穷客。张地主的儿子首先接触的是他爸爸的朋友王地主、李地主……及他们的儿子，受的影响当然是地主影响。后来张少爷看见贫农为他家种田交租子，但他并没因此“感动”，因为他爸爸告诉他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贫农的儿子首先和最多接触的是组成社会的贫农这一部分。总而言之，社会影响对每个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是有其阶级内容的。

这些人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能说我们在“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那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照此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剥削阶级就不存在吗？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值一驳。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当然不能算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和自己的家庭在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绝不是一相情愿的“只要宣布放棄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那么轻松。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越是接近社会主义，剥削阶级自己复辟的可能越小，他们便更加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后代身上，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出身论》作者毫不例外地用资本家出身的恩格斯成为无产阶级领袖来说明其也可如此。我们要说，如果恩格斯在世，他也绝不会给你们更好的待遇的。理由很简单，恩格斯正是因为认清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作者又说：马恩列毛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要问：难道这是必然的吗？！

至于武则天用上官仪女儿当侍从一事只能说明这样一点：任何阶级内部的纠纷都是服从他们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的。我们告诉《出身论》作者：和你们愿望相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恰恰是很重视出身这一条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因为想试试你们这些“千里马”能不能复辟而把大权让给你们的。

在这里《出身论》者又搬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拉入党内，给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但是，“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即他们的后代）真是天下之奇谈！风马牛不相及，令人笑破肚皮的逻辑！然而作者却一本正经地说教道：

“这不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也要问：这到底是誰和誰，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的级级斗争呢？？？

“但是”，作者说，“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指反动剥削阶级）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说：不对！地主的变天帐绝不会交给贫农儿子的，资产阶级的屠刀上却沾满了红卫兵的鲜血。

我们不必再去驳斥那些七拼八凑的邏

輯了。我们大家已经很明白，《出身论》作者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而我们却要牢牢地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 (三)

《出身论》观点所代表的那些人是永远不会满足于没有阶级的“人人平等”的，他们应当是“社会中坚”。但理由是什么呢？这时，他便笑吟吟地打出了他们的传统王牌“重在表现”。

这些人为了给自己壮胆，断章取义地说“重在表现”是毛主席的观点，但是毛主席的“重在表现”和你们的所谓“重在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后面我们要告诉你们毛主席的重在表现是什么，让你们好好高兴高兴。

《出身论》先在出身和成份上进行了愚不可及然而自以为得意的咬文弄字后得出结论说：“出身不是标准”“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然后干脆说：“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这真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照此推下去，岂不成了“儿子英雄爹好汉，儿子反动爹混蛋”了吗？让这些更糊涂更反动的人去批判血统论的“对联”，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些人还振振有词地为抹杀出身找出理由，因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好漂亮！真是谢谢你们的劝告！但是我们更懂得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我们就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葬身于阶级敌人屠刀之下。

《出身论》作者之所以要人只看表现不看出身，是因为自以为表现好，而那些讲出身的人是“表现糟糕的人”。这论调

并不新鲜。在学校里，有些人总是认为工农革干子弟调皮捣蛋，粗暴骄傲，而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却总是“非常积极，非常礼貌”。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他有两本日记，一本上尽是改造思想，毛选心得以及对一些人的无耻吹捧。这是给组织和大家看的。但另一本日记上却尽是名利、女人，充满了剥削阶级霉烂腐臭的味道。这才是他的灵魂！丑死了！丑死了！这些人就象画皮一样，其面极善而其心极伪也！难道我们能相信这种人的“表现”吗？！这些人还好。象那些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记反动日记，行凶杀人的剥削阶级后代不也是一个个笑容可掬，道貌岸然吗？这些当然是极少数，但他却是在一个总的水平上的产物。这些两面三刀的伎俩要党“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但这我们是看透了，请听：

“现在的革命干部子女，在学校里的表现是中等而且偏右的。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不管他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的，反正革命的重担不能落到他们肩上。”

真是一针见血，真是人间还有青霜剑呀！

《出身论》作者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新鲜的吓人的东西。即：剥削阶级子女是受“修正主义”压迫最深的。我们说，这有些是对的，因为你们到底过不上解放前你老子那种人上人的生活，现在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呀。你们所指责的主要罪行：大学“优先录取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正是无产阶级伟大的战略目标，我们的科学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继承

人统治下去了！但是修正主义分子却给这些人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大破坏和迟缓和这个战略。也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可以在这里这样嚣张地挑拨、谩骂、欢欣雀跃、得意忘形。修正主义分子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工厂农村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能得以贯彻也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之处。你们还指责“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我们说谢天谢地，如果这点再作不到，现在中国要成什么样子都难以想象了。你们对无产阶级国家这些正确的东西感到那么压抑那么不可容忍，表现了你们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一种什么样的本性呢？！

你们说：“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这一下道破了你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正居心。真是不打自招。

退一万步说吧，就算黑五类子女在学校受修正主义的打击最深吧！但照此理最初反抗的应该是剥削阶级子女了，但为什么逆风耸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奋勇宣战的是以红五类为主的红卫兵呢？《出身论》作者一定会说，他们（黑五类子女）受压抑太深，太自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前畏缩恐惧。但是我们要问：那么当时保卫修正主义领导、打击围剿红卫兵时，那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们怎么那么自信那么挺身而出，而没有一点自卑没有一点畏缩恐惧了呢？《出身论》作者，你们怎么回答呢？怎么为此辩解呢？

这些人又说：“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我们认为革委会的同志们的确很多受了利用，但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的缘故。

我们要指出：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先鋒和生力军了。在高干子弟身上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严重脱离群众就是其一。但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就是它使干部子弟第一次真正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致命的缺点：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稷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如果干部子弟还不接受以往的教训改正自己的弱点，发愤图强，那么根本不用谁打击，很快就要完蛋了！

对于干部子弟的这些缺点，广大革命同学，尤其是工农子弟，这些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不记仇，不报复，尖锐地诚恳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对此，我们深受感动。广大同学是通情达理的，广大同学是了解我们的！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指出，一小撮怀有反动的阶级情绪分子现在正乘机刮阴风，放暗箭，到处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组织对红卫兵和革干子弟抄、杀、打、骂。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这是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乘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这是我们决不允許的！

我们一千个相信，一万个相信，广大工农子弟，广大的革命同志们决不能看着红卫兵的鲜血染红绿色的军装（这鲜血曾染红我们共同的红卫兵的袖章），决不容許别有用心的人把脚踏在我们战友的身上！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们一定会揪出这些别有用心之徒，严厉惩办他们

#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兼駁清華附中紅衛兵《評〈出身論〉》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糾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誹謗中央文革小组，辱罵敬爱的江青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笔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和西糾、东糾、海糾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

虽然还在负隅頑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詞。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烏烟瘴气的場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搏斗的几个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訓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綫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

的！

革干子弟干了许多錯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

（少数墮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当然不在此例）

“对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人才可以来各自“表现”一番，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革命的同志暴露了缺点，革命的異己分子暴露了他们肮脏的灵魂，这同样是两件大好事，同志们要好好用毛泽东思想鉴别一下各种“表现”，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出身論》的作者们及它的吹捧者，我们希望你们放棄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如果你们不愿放棄，而且有胆量论战的话，我们决心奉陪到底，而且心甘情愿，我们应当是唯物论者。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贏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出身論》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写

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绳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里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大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它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

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 \* \*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象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 一、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着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列长龙，迎来送往，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日用品之外，还要发给18—25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8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12元。但是，在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哪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叨

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赋了，还可以任意调校。

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材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弟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群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

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 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拚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忆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塌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靂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諛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着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霉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景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

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

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 三、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分子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斜一小撮人，在武斗当中，创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着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

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剝——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直跪得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剝：凶用手刀剝受害者臀部，直剝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諸以上刑法，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斜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们均为西斜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涌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数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斜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去过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王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

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小便出血。事态是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栗××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倀。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他们害死的：

退休老工友徐霏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斜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

“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着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啊！饓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得更厉害。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回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徐霏田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完瘾后，又将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霏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斜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中（以上均摘

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法和刑具也足以与六中媲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的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做势地说什么：

“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西斜、东斜、海斜、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

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前途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的！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过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着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为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生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六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刘邓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做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干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铭记着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

的话，她对接待人员说：“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道：“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着！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 四、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胡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的肩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起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

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象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象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95%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的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代理人登上历史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要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蔭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

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联动的安魂木士，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的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彭陆罗杨刘邓陶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不必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经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需要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着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霏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是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

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是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主动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卫兵，过去联动精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做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恬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67年1月



# 看！大毒草《出身論》的反動實質

## ——剖析《受害問題》

《旭日戰報》編輯組

### 序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常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詞句，仅仅是为了披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便于欺騙別人。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是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詭辯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証法；在政治上用反动的超阶级論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論；在行动上，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呼风喚雨、推涛作浪。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冲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实堤岸，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終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規律。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将愈来愈巩固！

历史是无情的！一切企图阻碍历史车轮前进的妖魔鬼怪，都将被碾得粉身碎骨！难道那几个綠头蒼蝇还能有什么好下場嗎？

大毒草《出身論》黑話連篇，处处是毒！但其“精髓”之所在，大概就是所謂“受害問題”了。

泡制《出身論》的先生們，在談所謂“受害問題”以前，用尽了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偷梁換柱的詭辯手法，喪心病狂地鼓吹和宣揚了“阶级調和論”和“阶级斗爭熄滅論”，极力混淆阶级界限，完全否认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得出结论說：“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前提下，先生們才不遺余力地以极大的篇幅替出身反动的人憤憤不平地傾訴了“历来”“受害”的冤屈。

到底如何看“受害”問題？

究竟誰是受害者呢？

“受害問題”的實質又是什麼呢？

略加剖析，便得分曉。

### 一、如何看“受害”問題

林彪同志說：“沒有阶级观点就不能判断是非。”

阶级分析，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研究问题的最銳利的武器。如何看“受害”問題，当然也必须用阶级、阶级分析的观点，否則，是絕然得不到正确的

結論的。

要弄清所謂“受害”問題，首先必須承認这样一个事实：建国十七年来，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虽然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綫的斗爭，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始終是主流！这是一条紅綫！这就保证了

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这样专政的条件下，工农兵掌握文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子弟开门。因此，从整体上讲，工农、革干子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受到了党和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主流！但是，在这条红綫后面，还始终有一条与这条红綫相对抗的黑綫，即彭真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綫。在这条黑綫下面，彭真修正主义集团及其追随者和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们串通一气，明里暗里对出身好、表现好的工农子弟进行打击、排挤、刁难和迫害。这就是我们所控訴的彭真修正主义集团对工农子女的迫害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彭真之流毕竟只是一小撮，这一小撮反动势力与我们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因此，工农、革干子弟所受之迫害，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毕竟不是主流。否则，怎么能叫无产阶级专政呢？也正是在这样的专政条件下，一切剥削阶级

及其孝子贤孙们再也不能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对待他们的子女，按照党的阶级政策只能采取教育、改造、争取、团结的方针。于是，他们感到有点“不自在”了，有“压力”了，这在先生们的眼里，他们便成了“受害者”。

然而，到底什么是“受害”呢？不同的阶级是有不同的解释的。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受害”的理解就绝然不同！解放前，地主剥削贫下中农，这在贫下中农看来是受害，而在地主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解放后，贫下中农没收了地主的财产，这在贫下中农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地主看来却是“受害”。所以，在今天，在阶级社会中，如果离开了阶级、阶级分析的观点，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现实，抽象地谈什么“受害”问题，不是诡辩就是别有用心！而《出身论》的泡制者们，却恰恰故意混淆这一点，这样，先生们的丑恶灵魂及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也就暴露无遗了。

## 二、究竟誰是受害者

在彭真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究竟誰是受害者呢？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以来，抗拒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旧的招生考试制度为武器，来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

帅，分数挂帅。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

《出身论》的泡制者们，你们不是说工农、革干子女为了标榜自己是个革命者而才故意“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吗？又说什么“应当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所说的东西怎么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精神恰恰相反呢？按照你们的说法，也许《人民日报》的这

篇社论“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吧！

黑的白不了！白的黑不了！

事实总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博学的先生们，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你们抓住了前高教部发表的什么“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的公告，象是得到了牛黄狗宝？硬说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是受“宠爱”的，工农子弟没被“拒之于大学之外”云云。

有这样的事实：

在我国，工人、贫下中农约占我国总人口的70~80%左右，可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比例在一般大学只占30~40%左右；地、富、反、坏、右、资仅占我国人口5%左右，可是他们子女的入学比例在一般大学却占30%左右。尤其是61、62年前后，曾一度在大学招生条件中，只看考试分数，而出身、成份、政治表现则一概不管，因此，工农子弟被录取的就更寥寥无几了。有些班级甚至只占10%左右。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先生们将如何解释呢？如果先生们还有疑惑的话，再看另一桩事实：现在高级知识分子、资本家几乎每家都有大学生，而且大多不止一个。而工人中有多少家才有一个大学生？尤其在农村，念大学的就更少了，甚至几个村，一个公社都找不到一个。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許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这是多少贫下中农的声音啊！

可是博学的先生们，对这些你们却闭口不谈，似乎很不感兴趣，也许在你们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

难道这不足以说明广大工农子弟被拒之于大学之外吗？难道这不足以说明彭真

修正主义集团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吗？

如果这些事实，先生们无法否认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在彭真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下究竟谁得宠爱？谁受迫害？我们说“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先生们又跳起来了：“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

其实，这是诡辩！也许你们根本不能理解！你们根本不了解工农的生活。工人、贫下中农子女由于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关系，根本谈不上“家庭辅导”，也根本没有“自修”的条件，因此，一般的说来学习基础是较差的（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然而，这在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们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竟然说什么“工农子女脑子笨”。真是混帐透顶！这是对工农学生的极大的诬蔑！

在“工农子女脑子笨”的前提下，在资产阶级学者、教授们看来他们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大受教授白眼”的事是经常的。甚至借口“学习差跟不上班”，“家庭经济困难”，“年龄大”，“不听话”，“照顾你的家庭”等等，有的被勒令退学，有的被迫“提前毕业”，这种现象几乎各校都有。几年来我校就被赶走了不少这样优秀的工农同学。尤其在陆平黑帮控制的北京大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有多少工农、革干子弟惨遭迫害，有多少工农子弟在“学习不好”、“经济困难”的借口下而被赶出学校大门……。然而对那些所谓“尖子”、“高才生”、教授的“得意门生”、“接班人”，则被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们视为掌上明珠，心肝宝贝，或个别培养，或特殊照顾，言传身教，关怀备至。当然其中工农子弟是几乎没有的。

可爱的先生们，对于这一些，你们也

閉口不談，可能還沒有調查清楚吧？但這也是事實！

在彭真修正主義集團統治下，究竟誰得寵愛？誰受迫害？不就明明白白了嗎？

先生們還有一個論點，那就是“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幹部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

這是對黨的任人唯賢的幹部政策的極大歪曲！你們指的是工廠，可能有了—番“調查”，但是為了避免片面性，請先生們再作一個全面的統計，看看各機關學校，在行政幹部中，究竟工農出身的幹部占多大的比例？尤其在科研機關，工農幹部就更寥寥無幾了。這怎麼能說提升的幹部中沒有出身不好的呢？這怎麼能說我們的黨是唯成份論呢？誠然，近几年在提升的幹部中工農出身可能多一些，但這絕然沒有錯！應當說，按照黨的階級政策，出身好、表現好的工農幹部提升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以前那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結黨營私、招降納叛、排除異己、打擊工農幹部。今後我們就是要多提出身好表現好的工農幹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這樣做是絕然正確的！當然，出身不好真正表現好的也并不排斥。

先生們還有一個奇怪的邏輯，用你們的話講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壞右分子，包庇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把資產階級權威拉入黨內，給五類分子厚祿高薪，和他們大講和平共處。……反過來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這恰恰說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與地富反壞右是一丘之貉、串通一氣的。可是奇怪得很，他們竟然迫害起自己或同伙的子女來了。先生們說，“這一點也不奇怪，……對於實現復辟陰謀，無論是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還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子弟，在他們（修正主義分子）看來是沒

有區別的。或許，那些溫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諳世面而又躺在‘自來紅’包袱上的青年對他們更有利一些。”且不说先生們指的“溫室里的花朵”究竟有多少，請問先生們：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難道把復辟的希望不首先寄托在自己或同伙的子女身上，反而倒首先寄托在工人、貧下中農、革干、革軍、革烈子女的身上嗎？你們看到有幾個工人的子弟做了資本家的干兒子？又有幾個地主的變天帳交到貧農兒子的手里了？真是奇談怪論！稍有點階級觀念的人都不會說出這種混帳話的！

請注意，這並不是說先生們沒有階級觀念，相反，他們的階級觀念強得很！他們之所以如此裝瘋賣傻、混淆是非，是有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即為了說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受害”的。殊不知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在修正主義集團的統治下，那些出身反動而又不願刻苦改造的人，一聽到別人提“出身”二字，就渾身冒汗，暴跳如雷。大喊什麼“你們是唯成份論！”“你們是自來紅思想！”“出身壓死人”啦！等等。於是彭真集團就發出指示：“目前的主要傾向是唯成份論”，“不要叫他們（指出身反動的人）背家庭包袱嘛！”“要重在表現嘛！”接着，他們的嘍囉們就大肆活動了，出身好的學生幾乎沒有不被指責為“自來紅”的。同時又大講什麼“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是經過國家嚴格挑選的，都要培養成材的……”

看！這與《出身論》的調子多么相似啊！難怪有人說是同出一轍。

這還不夠，彭真之流又費了一番苦心專門為出身反動的人樹立了所謂“重在表現”的標本，如談建華之流，真是雪中送炭，關懷備至啊！

可愛的先生們，難道這就是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嗎？岂不叫人笑掉大牙？！

先生们说：“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好，让我们再来看看农村的例子吧：

在控訴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貧下中农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六三年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別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貧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铁的事实！修正主义分子对誰亲、对

誰恨难道不一清二楚了嗎？

够了，不必多费笔墨了！綜上所述，足以说明，在彭真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究竟誰是受害者呢？“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嗎？不是！绝对不是！相反，正是出身好的青年！而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那么，既然如此，《出身论》的先生们为什么抓住出身不好的青年在运动中由于形“左”实右而受到的压制就借题发挥，胡说什么“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呢？只要用阶级分析的鏡子一照，便可知道，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項庄舞劍，意在沛公”！不难看出，这些先生们訴苦是虛，发泄他们对党，对新社会的心头之恨是实！可见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的阶级路綫是何等的仇视啊！对党，对毛主席又有多少怨气要发泄啊！

### 三、“受害問題”的反动实质

泡制《出身论》的先生们，抓住了一鱗半爪的事实，或某些特例，添油加醋、无事生非、无所不用心机，顛三倒四、拐弯抹角、前后矛盾的洋洋万言大作，倾吐了他们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多少苦衷啊！多么冤屈啊！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可爱的先生们，你们究竟怨从何来呢？你们究竟对誰有怨、对誰有恨呢？这些“善心”的先生们为“民”申“冤”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尽管先生们遮遮掩掩、不敢直言，而且要尽了混淆是非、无中生有的詭辯术，使文章显得有些前后矛盾、杂乱无章，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批家伙们的着眼点就在一个“权”字上！

久经“杀場”的先生们，在文章的开

始就以詭辯的手法，抹杀了阶级概念，混淆了阶级界限，接着得出了结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于是先生们积压多年的“不平等”的滿腹怨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出来了。

说什么“一个受歧视的阶层”形成了。

“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

“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

“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險……”

“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

又別有用心地说什么：

“武則天”杀了大臣上官仪，留用其

女为贴身秘书是“政治修明”。并恶毒影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没有重用那些出身反动的人”，“糟蹋了千里马”，是政治不“修明”，真是用心险恶，无耻之极！

这些家伙们又恬不知耻、口蜜腹剑地献策道：让马跑一跑试一试……。

够了！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先生们的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了！你们在为“民”申“冤”的幌子下，把一支支毒箭射向了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射向了我们的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你们的反革命夺权，为牛鬼蛇神的大批出笼制造舆论！用心何其毒也！

先生们发泄了满腹怨气以后，罩着“人人平等”这块遮羞布，使尽了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之伎俩，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要向无产阶级夺权了。

于是他们一面恶恨恨地对党狂吠道：“收起你的考验吧！”一面又对那些牛鬼蛇神和那些出身反动而又没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人极力煽动：

“你们是无罪的罪人”，先天的“罪人”哪！

“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指出身反动的人受“迫害”）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

“受压抑最深的青年，起来勇敢地战斗吧！”

并狂妄地叫嚣：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紅卫兵战友们！看到了吧！你看那青面獠牙的样子，气势汹汹的架势，真要拼一拼了。你看那些“历来受迫害”的先天的“罪人”，在《出身论》这篇反革命宣言书的感召下，

就要造反了！就要向无产阶级夺权了！我们可万万不能麻痹大意吊以轻心哪！

尤其应当指出，正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风暴中，大毒草《出身论》又第二次出笼，并大量散发全国，这难道不更足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吗？

革命的同志们，泡制《出身论》的先生们在“受害问题”上，挥舞着为“民”申“冤”之利剑意在谁，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本文到此应当结束了，但还想再给先生们说几句，望加深思：

正告你们这批自鸣得意的蠢驴们！你们的“跃跃欲试”也太不合乎潮流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以巨浪排空、锐不可挡之势滚滚向前！刘邓彭薄都将被这洪涛巨浪所吞没，难道你们这几个区区小丑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革命的同志们，从“左”边杀来的反动血统论还没有彻底肃清，反动的《出身论》又从右边杀出来了！让我们百倍警惕，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瞪圆火眼金睛，侧身横站，随时痛击从“左”右杀来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潮！把反动的血统论打入十八层地狱！让泡制《出身论》的先生们的黄粱美梦见鬼去吧！

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